

皆鑿石爲臺可坐僅可立是即所謂注易之所也然  
予觀洞門西刻灑界無盡四字東亦有湏彌等字不  
明疑佛子坐禪處借伊川以爲重爾觀畢予偕三君  
入希博上坐惟馨東秉裏西而予以客坐希博右乃  
以所挈榼酬酢序飲焉時新晴猶欲作雨熱甚而洞  
之中乃涼氣襲人蒼蠅不待驅而無適上人爇香獻  
惟馨曰老衲殷勤一炷香予因足成三句三君者謂  
吾儕雖涪產亦未嘗時至今不約胥會固非偶也少  
頃州倅鄞人楊文儀乃文懿公從孫饋角黍果肴數  
品佐食已而宮保子明又挈榼至亦爲少飲乃起復



坐鉤深堂家僮具午炊命設焉將徹問舟師前途云  
尚可至東青遂步下開舟而別夫名山勝地雖非幽  
人逸士未有不欲引領其間者况名賢過化之所乎  
而予數經此地未一造焉今始獲償宿願且世之賢  
人君子流寓者何限百世而後聲銷影沉而諸儒歷  
世雖久猶如一日拜瞻設主凜凜如在其上則人之  
拙信倚伏何常而所自立固不可以毫髮差也因爲  
之記以遺三君於戲是豈但會合遊覽之可紀也哉

大同名宦祠記

盈天地間凡物皆有名也而其異者名尤著故山一

也而五岳之名爲著水一也而海濱之名爲著其於  
人也亦然故人一也而聖賢之名獨著聖賢者山之  
五岳水之海濱也降是則有異焉者人共賢之世共  
仰之而其名亦自不容泯沒也大同古雲中郡也兩  
漢以來歷世奚啻數百而生人之類未嘗或絕故爲  
守者非可枚數也而其間獨異者僅數人若漢則孟  
舒魏尚廉范李廣唐則李光弼是已至 國朝懷遠  
年公富以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青神余公子俊以戶  
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襄城李公敏以副都御史巡  
撫則皆有功於此者是數人者歷世雖有久近而人

心之所尊仰者赫赫猶如一日故以名宦稱蓋謂其宦與人同而德澤功烈著於人心其名與人不同也巡撫都御史藁城石公當撫治之余慨然尚友古賢哲欲昭示以風厲後人乃偕分守山西叅議陳君邦器分巡山西僉事孫君經檄知大同府事嘉定張君鳳狂建祠三間於學宮之東隙地繚以周垣而設主於中祀之西復闢門以通學俾士之歲脩遊息其間者得有所觀感以奮勵其異日之事功祠成僉謂不可無記而以屬余竊嘗觀靳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

若志於富貴固不足言矣志於道德未敢輕議而志於功名則亦何寥寥也即有之其才識器局非不有餘然而養心之功漠然類多腴削於下以罔上視惠民恤士懇懇於職守若不屑爲也故一時之功名雖幸獵取而清議卒不與之况得爲名宦乎如數人者考其傳則孟舒魏尚不過曰時稱長者愛養士卒匈奴遠避廉范李廣不過曰士樂爲用匈奴不敢近邊李光弼不過曰討安祿山有功至年富則廣屯田以恤軍余子俊則脩武備以衛民李敏則崇文教以造士是皆非有釣竒立異之行者獨其操心異於尋常

而所施爲能以職守爲事故論名宦者獨歸焉則世  
之志於功名者顧可不知所從事哉因爲之記以識  
是祠之始若都憲公之取舍如此其操存亦可槩知  
矣

重建余肅敏公祠堂記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肅敏余公之宦寓京師  
也蓋三十五年矣公以弘治己酉薨至癸丑其子鄉  
進士寘世臣蔭補錦衣衛千戶尋從征貴州都勻苗  
寇以功晉擢指揮僉事而其居皆仍肅敏公之舊加  
充拓焉乃創置祠堂以祀奉肅敏公神主丁巳錦衣

視事者缺負世臣以大司馬疏薦時  
孝宗皇帝在位慎重其選乃召見於  
文華殿親試  
用之自是而後所以恪供其職者不懈益稱而縉紳  
大夫亦咸重之正德戊辰逆瑾亂政世臣因事見忤  
乃見幾求退其所居第遂爲抑直勒取之以昇其所  
私已而事敗又轉屬他主越三年辛未世臣復被  
召用至京明年適主者欲他售乃謀於心曰先公居  
室生而寢興燕笑於此非一朝一夕也又祭享於此  
使有知焉其不能無眷戀於茲也審矣吾曷能舍之  
他圖遂罄其所蓄復贖而居焉乃以先所勅置祠堂

狹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重建爲三間於室東偏以祀  
肅敏公又推肅敏之心而上及高魯祖分置四龕而  
設壇設主於中一遵家禮之制復嵌堅珉於四壁用  
鐫文莊丘公西涯李公所著傳石齋楊公所著行狀  
及延綏守臣請設祠祀公之疏蓋以祠因公建而亦  
始自公故詳焉旣落成乃屬余記之夫古之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蓋自公卿下至士無弗  
立廟者其祭於寢則庶人耳後世先王典禮蕩廢廟  
制不存久之復著爲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故  
唐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當時禮法之明於上

下有如此及宋承五季復廢仁宗以群臣有貴窮公  
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不可爲訓乃聽文武官  
依舊式立家廟至於今則士大夫家雖於其鄉亦惟  
承陋就簡但祀其先於寢鮮有立廟者况宦寓之所  
乎世臣於宦寓乃不能以一日不思安其親旣復其  
遺居即首立廟奉祀而所以營爲計深慮遠思不墜  
先德其崇禮好古之心固加於人一等矣是不可不  
書書之所以示其後世知祠堂之所自而思衍其世  
業於無窮也若肅敏公之德善積於身功烈著於國  
則有諸名輩所述著在故不敢贅於戲爲世臣子孫

者其尚念之哉

菊翁亭記

蜀有菊翁者構亭居第之西環皮經史圖籍日偕名士大夫觴詠其間前植菊數本每盛開則命酒賦詩見志遂自號曰菊翁而因以名其亭客有造而異之曰菊佳卉也記於不韋詠於屈平而雜出於百家之言凡名勝之士無弗好者然惟元亮以愛菊名則其心跡有不愧焉固也若翁履信行順為聖世之逸民蓋異元亮者而乃託意焉以名何居或曰菊花之隱逸者也翁始銳志經史窮探遠討蓋將假世之科

目以發軔仕途以頡頏古之豪杰者而乃以侍養太夫人違厥志則其伏閒隱隩其跡與菊之隱逸似矣或曰凡草木根而蘊莖而驗者皆振翹舒秀於春夏也而菊獨以秋華傲睨霜露不與群卉爭艷若翁始雖蔽名愚谷然授所業於其子一經掇科登仕今八袞矣方童顏鶴髮以荷明天子褒封之典榮膺章服則於菊之早植晚發有類焉者乎或曰凡花鮮可食而食亦未必有功於人菊日精也苗可以茹花可以藥故康風子以食菊仙酈有甘谷得菊滋液谷中人飲其水皆上壽翁豈將采其華佩其德樂其壽以

寄傲於寂寞之鄉使孤標逸韻足以激頑立懦者乎  
是未可知也而翁必居一於此矣翁聞之輒然而笑  
曰有是哉夫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  
深顧吾老矣願服是以終沒吾世焉不敢以欸啓寡  
聞謝也遂命其子一經諉記於春蓋春於一經同以  
癸卯薦於鄉者翁名昇字彥輝姓陳氏所著有和杜  
工部草堂集梅花百詠訥齋雜錄秋香百詠集和兩  
廣觀風集

脩太平縣城記

正德辛未盜起畿輔延蔓山東西河南北民罹荼毒

甚矣太平山西壯邑也壬申夏龔君進以進士尹之  
甫莅任即周視城垣咸坍塌僅存畛域行人往來視  
若徑然城樓則風雨上傍不可棲息乃慨然嘆曰禮  
以城郭溝池爲固而易稱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則城  
池之利害所繫於民大矣今若此吾民何所恃以保  
障乎民以官而安也民不獲保障則吏於其上者亦  
何所恃以宴然居於上乎乃謀於僚屬克合爰進諸  
耆老語以脩築曰吾非厲民也所以保民也諸耆老  
舉忻忻然曰是乃吾民所欲爲而不可得者於是計  
公帑之積若干又聽富民之義助者若干而不強其

所不願遂遴選於庶人在官者俾易材木伐山石陶甃瓦委陰陽官路引洎義官毛彪者董其役爰度長短揣厚薄計程力而分授之其城築土爲基以石夾甃仍因其舊門五而各建樓於上俾門者居焉可以遠瞭望司啓閉且令擊柝者亦籍以樓息於是城堞言言樓觀突起巍然爲一邑之雄居者有所恃而不恐暴客悚然無敢犯矣是役也經始壬申十月之吉浹歲一月有奇訖工已而君以賢能更高平邑民咸相與咨怨謂爲高平所奪也乃指城相語曰吾民不獲沾公之惠矣顧吾等恃是城以奠居則其遺澤蓋

不以去而泯盍思所以圖之則繼之者咸思脩葺勿壞庶公之功其永垂不朽乎遂丐舉人柴選輩謁余書其事以君余所取士也比聞盜起 聖明軫念亟詔撫按諸臣豫防擒捕故凡州縣守令之不失事者咸以有備若城池其一也否則不死於城守則惟遁逃苟免卒亦法無所貸矣其以死守者固有出於倉卒不及備而亦有槩視不設備者則城郭不完豈但民之害哉國勢之輕重盜勢之強弱咸於此乎繫而不可以弗戒於素矣君乃能汲汲仰承 明詔以興是役不少暇可謂知所先務者是不可不書余聞君



廉勤惠愛乎於上下而爲之有漸故雖起功動衆人不告勞而益勸比脩城之餘又脩文廟兩廡作興士類建演武亭以校閱士卒凡有利於民之事不少遜避其操尚盖兢兢以瘠曠爲懼求不負於官焉以不繫於城池之後不書然即是槩之固可得其餘矣君字思忠系出高安世家其相是役者則縣丞某主簿某也

### 重脩青縣城記

青縣西距河間二百里而近在宋爲乾寧軍爲清州又爲清寧府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置縣今峙畿甸

之南當水陸之會蓋望邑也舊有城自我聖祖開基暨我文皇紹統治化熙洽文恬武嬉故百餘年來未有事武備者而其城僅存遺址成化初長民者思無以禦侮禁暴乃因舊基而縮其四之三築爲城居民亦恃以無恐又久之日漸崩潰人可踰越比河北盜起人心皇皇莫適底寧已而盜平知青縣事劉君繹旣莅任周視之餘惕然於心曰國以城郭溝池爲固雖三代盛時外戶不閉亦不廢也顧茲城若此吾民何所恃以奠厥居乎方謀欲爲之所會巡撫都御史合肥張公淳按行屬郡邑目擊畿甸之民酷罹

大盜之虐者以無城守也乃疏請於上得令在所  
建置而脩築其傾圮者檄下知河間辦事陸君棟尤  
孜孜奉法以保障爲務乃銳意率作授以成式俾繹  
專其任君曰是吾心也爰率僚佐量廣狹定程度計  
材用分工力限日期乃卜日籲天誓衆而起工興事  
以典史彭宗武董其役君於暇則親察其人之勤惰  
工之好惡以加懲勸其用命不用命者經始甲戌歲  
九月初吉閱三月而告成其城周五里厚二丈高視  
厚倍而殺其四之一以磚石甃爲堞開城門三各爲  
重屋於上東扁曰南曰北曰而於四隅則亦

爲樓以遠瞭望其四面則置舖舍俾居擊柝者城周  
圍鑿池廣二十尺深殺廣之一引水通焉其材用取  
於在市商賈及勸富民義助其力出於通邑之人而  
人咸知其切於爲已故役不告勞而成之且速也由  
是崇墉言言啓閉有時巡警有式禁禦有備夷然岼  
塌之基一旦樓堞巍然突兀非但居者無憂虞而奸  
惡之心亦潛消默奪矣邑之人舉欣欣相告又恐無  
以著其邑大夫之成績也諉致仕州判孫謙具其事  
丐刑部員外郎閻君伯仁屬余書之碑欲嗣爲令者  
思脩葺永無壞夫古之爲國者維城維土動衆然未

嘗漠然視民之休戚無所爲也故孔子曰使民以時而孟子謂佚道使民是固使之實則安之也若是後者所以制民之命而豈得已不已之類乎然非實有爲國愛民之心者則雖才足以有爲而不善於用祇以厲民而於是循常習故說且夕無事而已不可不書君世家陝西邠州其伯父諱昭者在成化間歷官工部尚書君由胄監歷任今職累爲題撫巡按者疏請旌異其操尚要非俗吏伍者宜其蒞政知所緩急如此云

代保定侯梁永福襲爵謝表

伏以盼封肇啓茅土或定於成周世及永傳苗裔載申於炎漢蓋非但礪世而磨鈍寔藉以尊德而褒功自有帝王以來至於今日爲盛切念國祖成系出中州之產遭逢真主之興以歸附而獲備戎行以征討而獲官管衛及當嗣世累立百戰之功遂荐積官謬膺都督之任繼總戎而作鎮邊檄爰晉爵而叨被徽名掛印平蠻帥師盪寇功成天幸爵秩載錫以加隆賞出世延慶澤復流而益遠不幸本夷之中絕因援同氣以仍封乃昇於區得承於父荷蒙乾坤之覆育漸海岳之消埃退省愚衷曷酬洪造茲益

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統緒 端拱穆清法健順以  
握樞體剛柔而建極謂五材並用非金革無以肅人  
心謂八卦相宣非弧矢不能威天下故 垂衣裳而  
朝萬國猶隆介冑以厲六軍遂使一枝之微得列三  
等之貴臣敢不誓存忠義圖報 生成雖駑駘莫効  
於奔馳顧走狗或堪於指示共衣分食思吮疽以不  
失士卒之心摩壘陷堅務戮力以不墜將家之業伏  
願 萬方有慶四海無虞車甲永藏馬牛勿用率土  
陋成康之俗含生被 堯舜之仁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聞

先母夫人安厝記

正德乙亥季夏七日壬戌先母夫人忽耳後病瘍不  
起踰月甲寅家僮報訃至京春旣叫地號天無所逮  
及矣翼日仲秋乙卯朔乃以聞喪告越戊寅禮部具  
題祭葬辛巳奉 聖旨准與祭葬還著馳驛回去會  
鄧都御史璋以歷三品二品皆不滿考未給 誥命  
請及親存給之有 旨准給仍推及在京官二品以  
上者疏如例請給丙戌奉 聖旨劉春應得誥命准  
與他甲午墓誌刻完丙申遂啓行仲冬十六日抵家  
長兄相已燭季冬二十四日丙子申時吉裏事時廣

東叅政弟台進表於京八月十四日舟次臨清聞訃  
遂拏舟還歷淮揚沂建康過荆楚風波多阻未能猝  
至及期春不能違也乃卜前三日發引先是連日小  
雨至是連三日霽鄉之親友送往者甚衆而郡守南  
昌饒侯文中郡倅長安梁侯蒲圻但侯雲南僉憲同  
郡姚君以立歲至營所夜漏已下而郡貳荆門程侯  
又至自江津明日祭奠歸又雨比葬前一日叅政弟  
尚未至僉謂勢不可及矣葬日辰刻家僮報弟昨暮  
艤舟朝天門即捩門宵行今將至聞之殊喜已而果  
至詢其故則云八巴東始知葬期遂挾六歲兒長年

僦小舟抵夔州從陸路晝夜兼程而來歷所謂鬼門  
關蟠龍嶺觀音崖者皆素所未見之險蓋信如奔命  
矣未幾同年右方伯安福伍公朝信轉福建左赴任  
薄午亦至旣祭奠畢申刻不肖輩遂奉母夫人柩入  
壙方窆新都楊狀元用修至即設奠行禮若有約焉  
者窆畢當題主乃請用修屈筆從事用修慨然行焉  
是何遭遇之奇有如此也夫以祖塋距郡西南四十  
里而遙山路崎嶇且數雨泥淖非親愛如骨肉者不  
能至故縉紳大夫之辱愛者多矣數十年來僅今方  
伯公安何公廷珮郡守石首劉公用賓一至吾母夫

東川集卷之十五  
人之葬郡大夫暨方伯諸公咸往焉已不易得而用  
修狀元又至至又適當入窆之期得俾不肖兄弟屈  
請題主謂非遭遇之奇不可也况弟奔喪間關山徑  
亦得如期哭視窆焉設當是日昧爽前則終天之恨  
益曷能已也說者謂母夫人之淑行懿德要非尋常  
者故於送終遠近骨肉咸會此固異事而賓友之貴  
顯者不期踵來而又有盖世知名如狀元用修者復  
至於戲是或然耶豈事之素定要亦有不偶然耶是  
不可不書以告我後人俾我後人知先世慶衍非無  
所自也於戲豈易易哉

劉氏齋房記

正德乙亥六月我母太夫人奄棄越八月朔訃至京  
師不肖男春解官守制禮部乃稽恤典疏請蒙 聖  
恩賜祭葬遂行禮部主事內江余君德仲赴原籍致  
祭工部兼行治宅兆越明年正月德仲至自京師祭  
畢行布政司屬有司脩建如式比經營以兆域當屋  
後而享堂爲祭奠之所旣易隙地於從叔餘翰餘本  
以置之矣顧時祭而齋不可無所視堂之外僅丈餘  
則皆有所隔礙莫可克拓者乃復易隙地於族叔壽  
與德以創建焉凡爲屋三間者二重而兩廂夾於左

右又復置軒於前顏曰齋思於是灌獻有堂齋宿有廬庖湏有所我 聖朝假寵於臣以優恤其親之典始煥然昭列矣時郡守進賢饒侯文中郡貳荆門程君天質蒲圻但君宗儒長沙何君 及邑尹長沙顏君蓋夫祇承 德意在物歲事惟謹董役者則長陽詹藩幕士元合水李郡幕應亨邑貳尹固原康世傑也既落成或謂不可不書之貞珉以昭示後之子孫俾脩歲事於茲咸知 聖恩之帡幪而圖報之私不敢忘也不肖春敬執筆以從事繼思我母太夫人不幸不肖春洎第台叨仕中外縉紳大夫之相知者多

遣使自遠至以奠賻几筵欲槩卻不受則有孤朋友恤喪之情受之而無所處又不免君子家喪之譏故於經費外用其餘易穀二百石以備親族鄉鄰之稱貸者秋成親族則抵斗鄉鄰則稍服其息以貯於困倉蓋親疎之分自不容無差等固不能免息者則欲漸廣太夫人之澤以流於後也然是舉也先公致仕家食時封主事兄相侍養歲恒行之比弃背中廢茲固太夫人之澤而寔欲紹先公之志也惟自是而後子孫率行不替豈獨足以慰先公之靈於九原哉

通州儒學射圃記

通之有學昉於宋太平興國入國朝守郡者暨郡之人屢加崇飾而射圃則未有也弘治壬戌蜀長壽黎侯希夔以戶部主事假守茲郡敷惠梳蠹民用底寧乃詣學宮將率諸生講肄射禮以崇古厲俗顧其廢址榛棘無所事事遂慨然嘆曰通江北支郡也文獻蔚然稱畿輔而乃於此缺典豈先之吏例視爲濱海僻遐不究心歟某不佞代匱局免承羞爰請於督學侍御莆田陳君玉疇圖脩復君報可遂闢學宮震隅隙壤廣六丈袤五倍焉中窪爲潭深尋有一尺募民畚客土平之而建觀德廳於其內凡若干楹爲間者

三儀門豎於外繚垣堦堦祀飭然齊一其儀物器具咸依式劑置而以時肄射焉於是進退揖遜之容恭敬周還之節倏啓於曠缺之餘一時衣冠會萃禮樂脩明可謂知所以作士之道矣其任於學者學正輩乃丐生員請余記之古者聖賢以禮設教非苟爲繁文末節也蓋將以養人恭敬之心於威儀慢易之際使人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故天子有大射諸侯鄉大夫士有賓射燕射而其射也則燕飲以明君臣之義鄉飲以明長幼之序而其禮之行也則進退揖讓有儀升降先後有序勝而不矜罰而不怨此所



東川集卷之十五  
三十九  
以觀德也三代而後學校不明禮教寢衰世之奮迅於佔畢者固詵詵然而所以本諸身心以達諸家國天下者或寡矣其於射禮若又非所急也我國家學校偕郡邑並置而學必有射圃其所以崇古聖賢立教之意以養士法亦至矣而有司鮮稽古之志類競逐時好以爲已而不知所以奉法爲人者侯乃能加意於人之所忽不可以不書書之將以詔嗣之者毋替厥績而又以示士之藏脩遊息於其間者咸知所從事而不槩視爲縶節彌文厭怠而不講肄也侍御以學行膺作士之任而郡守起家進士其爲

政不欲隨於世俗吏觀其所舉知其槩矣侍御名林郡守名臣

脩呂梁洪隄岸記

距徐州東南六十里有洪曰呂梁其水險惡即昔人所謂鼃鼃魚鱉之所不能遊者也蓋山自西南而東石勢蜿蜒布伏不絕而水經其上東爲漕河水涸則廣僅容舟左右怪石齒列飛流急湍舟下迅速不容瞬息若挽舟而上非巨纜弗勝而牽以數十人舉步於亂石中尤難爲力水溢則奔流橫潰洄狀澎湃而石隱其下衝激蕩決上下尤不可施人力其險如此

然爲南北喉襟官舟商舶舍此無他適故每三歲工部疏請於朝命主事一人董其舟之上下者凡涉於河之利弊興革委之惟洪之上下相距七里中爲分司自分司而北爲上洪先是董洪事者鉛山費君仲玉築隄平崖往來者旣利之矣自分司而南猶未有治之者比者大河漕士群疏于朝請如上洪築隄章下所司以費廣功鉅不果弘治甲子冬工部主事桂林劉君仁徵至視事之餘乃慨然任之曰是功不興吾當承羞乃即其溜夫中籍其能石工者得數十人分給以器俾鑿石之廉利突出者而於塗之低

窪凸凹則以石填之其石出近山每日分諸溜夫爲二番一舁石於山一挽舟於洪其工食則給以下丁之雇直蓋自始事決二歲訖工其爲隄延袤四百十丈有奇闊二丈二尺高視闊有溢十尺者或殺亦如其溢之數因其地形也於是昔之牽挽於叢石者今獲坦塗易於舉力而舟行履險如夷矣其利不亦博哉徐人以其工不勞於民而成此備績相率言於州守王君寅請書其事以示後人惟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人者然爲之而病乎民或不病乎民而於利害之緩急輕重不相關繫如臺榭池沼焉則亦非君子

東川集卷之十一  
之所與也是役也工以歲期爲之而不亟民不以爲厲一宜書捍民之患而不苟羨以爲觀視二宜書以給洪之後成利洪之績三宜書書之非徒著君之克辦其職將俾嗣之者視其成脩其壞而其利永垂於後也君諱天麒仁徵其字初以文學發解廣西即舉進士自入仕塗以謹恪著稱而見於設施者又如此豈獨其才可取哉太守字時正寅其名爲蜀之銅梁世家於是功而欲紀之不忘則其成人之美亦可嘉矣

杭州重開西湖記

杭州西湖以里計周三十有奇唐刺史李泌患城中飲永鹹鹵作六井引湖水以便民及至今利之白居易濬治西湖作石函謂隄防如法蓄泄及時則自錢塘鹽官縣界瀕河田五千餘頃可無凶歲鹽官今海寧也宋守蘇軾以城內諸河乾淺造笮閘溝渠引湖水貫城以注清湖鹽橋二河而六井運河及近河田咸賴焉夫湖之利如此顧國朝以來並湖之家乘其淤塞盜爲蕩田以自私歷歲既久又鬻而易主者多故湖日隘而向所謂瀕河田畝之所賴以溉者皆空言矣弘治壬戌鄞都楊侯以刑部郎中假守於茲旣

踰年蠹剔惠敷民用底寧又踰年歲運大侵仁和錢塘之民蟻訴於庭侯乃進其父老詰之咸曰西湖水利著於志記非誣也明公誠按圖開濬以復其舊其於揀災固博矣侯聞而惻然復詰之曰湖之開其財可假於公其力可募於民顧其田籍於私家而業之者不啻百年矣今取而闢之得無亟奪之苦乎父老曰湖之業於民而擅若利者非法也取之特還於官耳非剽奪民之私以爲官也且湖之盜於人其利止數十家若歸於官則無窮但無貞恪愛民之心力行於上耳明公誠正民之失以復於官以利於民而非

有所私圖亦孰得而苦之侯曰有是哉乃檄通判朱麟按湖之私占以畝計凡一千八百有奇詭報之糧以石計凡五百七十有奇而度其濬治之功以工計凡用人六千人日給傭直通爲兩一萬九千四百遂以廢寺之田易民私占不願者償以直欲不失其業也以按覈漏報之糧填詭報之數欲不失其額也其所費財則出帑裁節省驛傳之餘不欲取於民也乃言于巡按御史太原車公梁泊藩臬諸公皆志同謀協而車公尤專斷於上遂疏請於朝報可水利僉事高公尤以職任之爰卜丙寅二月

二日始事事乃簡仁和知縣余經錢塘知縣劉諶縣丞毛忠輩分董其役而侯以其暇躬飭於其間察其勤惰而勸懲之其東湖淤泥則以小舟運置錢塘門及孤山隙地聽民墾田其西湖田蕩浮土則畚築蘇公隄加崇厚焉湖西並山舊無封術乃運田蕩滕土築隄畫界以拒侵占而構橋四座俾山水有所泄於是湖始復舊不但瀕河之田得資溉而六井之汲運河之利涉皆免乾涸矣其利不亦博哉是役也既濬治之三月以暑罷罷三月復濬而後畢工錢塘令劉諶輩徵記於余夫世之爲守令者以保

國愛民爲心其於利澤可以及民者非不欲爲也而知識有所不周才力有所不逮當爲而不能爲者多矣或有能爲之則又迫於顧慮而不敢爲故皆苟圖一身之利而已於民不暇恤也侯乃毅然爲之使百年既墜之績一旦復興其知識才力豈尋常可伍哉春秋之法凡役民而利民者書若此者固不可不書也抑余猶有所感矣昔鄭當時爲大農引渭穿渠以溉渠下田萬餘頃召信臣守南陽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數十處以廣灌溉夫古之君子其學篤於爲己其仕篤於爲人故有可以利民者猶竭心

思創爲之况脩其廢乎脩其廢而猶有所嫌視初爲者益何如何恠乎古今人不相及也則侯之勇於必爲固宜侯名孟瑛字溫甫舉成化丁未進士以文學名所至即能推而見於用觀此舉亦可槩其餘矣

南京吏部題名記

正德戊寅余以禮部尚書讀禮家居服闋蒙

恩改南京吏部越明年己卯夏四月蒞任公餘欲閱題名記以考求往哲姓氏未有也竊謂是亦闕典遂毅欲補之適多事故莫能及踰年將考績京師乃謀於同寅朱公茂忠屬驗封萬郎中雲鵬索故案得一

殘帙僅存洪武至今尚書侍郎名氏而其出身鄉貫咸不能詳乃索於諸集中亦僅能得景泰已後者已前或間有之蓋我皇明肇基於此迄今百六十餘年自太宗文皇帝定鼎北京以此爲南京正統間又於諸司皆加南京以別於北故中所設官亦視北裁減加以案牘殘闕自無可尋討若失今不補安知後日不於今可考者亦如前哉遂復屬萬郎中命工礮石以刻之余則忘其固陋僭書朔置歲月於上空其下可續紀也蓋我朝建官多昉於古若六部尚書即周之六官而吏部尚書即天官冢宰左右侍郎

東川集卷之十五  
則倅貳之職其任固非輕也自有兩京類以南京所  
設爲閒局者然 上之寵任殊無或異若某承乏外  
非資深望重鮮或濫與蓋名噐所繫固一方百僚具  
瞻也况官於永樂間者後雖扈從而比其當時謀猷  
勲業之著人固無不知若再歷歲久而欲求其名則  
亦安能不盡泯哉余所汲汲者竊在此且景行思齊  
之心後之人宜亦無不同也

司馬王公別號荆山記

宛之西北有曰東平州者古爲須句國又爲東平國  
蓋即東原底平之義也州之北不三十里而近有荆

山焉發脉岱山尼山鄒嶧諸山自東北逶迤而南鬱  
鬱葱葱望之巍然而會通河汲桃山諸水則繞於西  
其形勝不但甲於一州者少司馬王公維綱乃假爲  
別號吾友少司徒李公士脩洎侍御胡君汝清過余  
屬記且曰公之有取於是山者非獨愛其山之秀麗  
也公之先世家蒙陰祖處士今贈副都御史者少昏  
於張氏張氏荆山之望族遂家於山之陽厥後生業  
日漸饒裕而子孫日益昌大維綱寔生於斯長於斯  
以至於今日爲時重臣欲不忘其祖之肇基也爰取  
以爲號耳余惟賢哲之生非偶然者而山川之秀異

瑰竒未有盡鍾於物故世之懷負竒特者鮮出於僻陋之所也若公端方英毅自舉進士假令劇邑即心存憂國愛民而不屑逐時好以取容故民之仰戴於去後者真有若邵父杜母然尋遷內臺荐歷華要以及今其心無少渝凡有所裨於時者無不極力爲之即其所以養於中以見於外非鍾山川之秀異固不能迥出流輩矣則公於是山其獨能忘情乎然人傑固出於地靈而地之勝則又恒因人以顯即以公之鄉先哲而論若鄆之傅獻清濟之王元之曹之張文定充之石守道或以相業稱或以風節著或以文學名尊榮策書歷世不朽至今道其地者恒景仰不置若維嶽云者是其地不以人而顯乎公方以才行受知聖明而功業之樹時方賴焉不但繼羨鄉先哲則荆山雖假號於公而因公益顯矣又安知後之人將不有以維嶽視之哉余因司徒侍御之言庸書記後公其以爲如何

襄陵縣新修文廟祭器記

祭以敬爲本然敬豈但散齋致齋而已牲羞器物有不具非敬也具而不式亦非敬也禮曰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良以此耳孔子立萬世生民之道後世王



東川集卷之十五  
者崇德報功有隆無替我 國家建極稽古右文益  
懋厥典凡天下郡邑皆有學學必有廟廟設孔子之  
像侑以四配十哲兩廡歲於春秋仲月上丁祀之而  
牲羞器物具有成式所以崇教化正人心厚風俗行  
之有司尤當敬者也顧世之爲吏者於教化大務非  
不知重而所敬事者徃徃惟簿書期會之間凡要津  
館舍器物必致其塗飾且完若先王之典

國家之制苟如故事足矣器物不備非所急也其爲  
不敬如此而欲望教化之隆胡可得哉西平張君良  
弼以成化甲辰進士知襄陵縣事廉正不阿百廢具

舉先是孔子廟祭器率以陶易於弊壞不備良弼見  
而嘆曰器物不備不可以祭吾責將焉諉乃募富室  
義助及諸罹于法當贖者共得錫若干斤命工爲籩  
七十有七豆如籩之數簠四十簋加簠十有二爵一  
百五十有四尊與洗各三登與香鼎各一其錫之輕  
重各隨其器之大小而計其數則爲斤凡六百六十  
有奇爲器共六百有八也器成乃作四匱盛之置於  
明倫堂之右室又先邑人禮部侍郎邢公購文獻等  
書百餘冊遺學宮迪後進歷今二十餘年無典守者  
多散亡良弼因併是祭器及書命諸生之在學年資

深者一人掌之紀其出入置二守卒以防盜賊水火而他役不得或干每浹二歲一代當代則視器若書之數全具而後已如逸落必責備焉其規畫甚密欲以垂諸永久也既行諸生乃謀於侍郎公之子今中書舍人時望曰張公之善政所以福澤吾民者固不可殫述而亦其舉職當然非吾徒所得言者獨其致飾於祭器以敬祀聖賢且爲經義之圖不告諸後來其廢有日也况書之藏又子先大夫之意可愒然乎時望因請予記其事夫不變於俗而務所當爲者知也方圖於始而思繼於終者忠也知以謀之忠以行

之非良有司不能因爲之記俾勒於貞珉

南京吏部創置官舍記

正德戊寅四月某以禮部尚書守制家居服闋蒙

恩改南京吏部尚書即疏辭十一月得旨不允乃

於明年二月望後四日自家登舟赴任四月望前二

日丙子始艤南京上新河癸未始莅事時無官舍求

僦居於土著家不獲乃假寓工部司空官舍日訪求

一所或賃或買以容膝焉幾浹兩月竟無所得已而

司空至遂不暇顧民居之迫隘急移少憩方溽暑其

炎熇之薰蒸有弗能堪者因思各部堂官皆有官舍

惟吏禮二部則恒貿易於人或僦居間屋其苦有如此先是吏侍廬陵羅公允升奏績京師禮侍豐城楊公方震攝部事乃以缺官直堂顧役之資置屋一所於柳樹灣將爲官舍但頗湫隘傾圯余憚於營繕未之居遂與驗封郎中胡纘宗議凡舊官旣離任後新官未莅任前直堂輿隸例無缺者而其顧役之資盡用貿易一所以爲官舍不亦可乎况柳樹灣之所設轉易於人亦多助者但創置之舍所直少必不可居多則不能及數若以已資克之旣置後漸補以缺官之直堂者或離任尚未足用過之數則代者計其多

寡以補而於缺官時取給如其數數及即止設相承者皆然則官舍可有而僚佐所居亦準置焉不皆將有所棲息豈致垂涎於人乎遂問於大通街得致仕主事黃謙一所其直白金二百七十有五兩即以所資路費所得俸金并直堂顧役之資及缺官之直堂者易之已而楊公聞之復贖其柳樹灣者以爲禮部官舍而吾吏部之官舍定矣然其間旣用之數必欲俟補之者蓋矯激之行非吾徒所能或勉強於一時終必廢且亦免簞食豆羹見於色之議也余旣遷居於中閒書創置之由屋壁間庸告嗣居者惟視其所

耳 圯壞而時加脩葺不類視為傳舍焉庶可永傳於後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五 終